

斗争在继续

周 振 天



斗争在继续

周 振 天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我公安人员，在党委领导下，紧密依靠群众，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

一九七〇年，我国北方某城市的八〇四厂与兄弟军工厂一起，为我人民海军设计试制了“猎字一〇〇号”产品，在一次打击蒋匪潜艇入侵的战斗中立了功。

国民党匪帮为了盗窃我“猎字一〇〇号”机密图纸，启用了隐藏多年的老牌特务——“大陆暗哨”，与派遣特务里应外合，妄图破坏我“猎字一〇〇号”军工产品的生产。

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我公安局侦察科长赵群，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和公安战线的其它同志一起，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分析纷纭复杂的表面现象，排除敌人制造的种种干扰，终于挖出了长期潜伏，妄图破坏我军工生产的敌人，保卫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书中还写了老工人洪师傅、工人家属洪大娘、杨大娘等革命群众。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做了许多积极的贡献，较好地体现了群众专政的思想。

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结构紧凑，语言简练。

斗 争 在 继 续，

周 振 天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 10086·380 定价 0.55元

一九七〇年夏，太平洋上。

强大的台风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向台湾海峡袭来。浩瀚的大海发了脾气，浪峰推着浪峰，涌丘压着涌丘，冲天般地掀起，仿佛要把低垂在海面上的乌云卷进海底。随着台风而来的暴雨，翻江倒海般地倾泄着，把天和水搅成一片。黑夜更加昏暗。涛声、风声、雨声、雷声交织在一起，汇成震耳欲聋的轰鸣。

太平洋啊，你并不太平！

台湾海峡的下面，在那墨色的海水中，一只鲨鱼般的家伙，无声无息、鬼鬼祟祟地向西窜来。这是从台湾蒋匪巢穴中驶出的美制潜水艇。它依恃着威力强大的攻击武器，精良的干扰装备和高速度，肆无忌惮地向我沿海进行骚扰。

警报！战斗警报！

出击！全速出击！

海面上，一艘雄伟、英姿勃勃的人民海军护卫舰，行进在浪谷涛间。舰首劈开巨浪，迎着暴风雨前进着，全速前进着。

舱里，站立着一位身材高大的指挥员，尽管舰艇在风浪中剧烈地摆动，他的双脚却象钉子般地钉在那里。

负责试制“猎字一〇〇号”产品的冯部长，站在这台崭

新的仪器面前，心情异常激动。这是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设计、生产出来的最新仪器啊！今天，“猎字一〇〇号”又是第一次参加实战。这将是一次性能、战斗力的全面考核。他怎能不激动啊！他用一种特殊的爱抚的神情，看着面前这台仪器上的每一只旋钮，每一盏指示灯，看着那银光闪闪的摇把，闪烁着红绿光线的莹光屏。

仪器里“嗡嗡”地发出低而有力的声响。操纵兵坐在仪器前面，全神贯注地捕捉着海底目标。

舱外，一个大浪铺天盖地朝舰身拦腰打来。“哗哗——”海浪拍在舰舱的舷窗上，迸起白色的水花向外溅开。舰身强烈地摆动着。冯部长紧紧地抓住舱里的扶手，依然注视着“猎字一〇〇号”上的莹光屏。

“报告，发现敌人潜艇一艘！方位，左舷六十度。距离，五五〇漈。”操纵兵激动地向指挥舱里的舰长报告着。

“好眼力！”冯部长心头一喜。

“敌人开始向海底下沉！”

“盯住他！”冯部长一拳敲在舱壁上。

莹光屏上的那颗小亮点在狡猾地移动着。可是，“猎字一〇〇号”紧紧咬着自己的猎物，把它死死地套在自己的视野里。突然，莹光屏上同时出现了无数个闪烁光点，一时，“猎物”混在光点中，难以分清了。

“敌人施放干扰！”操纵兵一边报告着，一边快速地扳动着仪器上的旋钮。

“把它剔出来！”传来舰长的声音。

莹光屏上一阵闪亮，奇迹出现了，象电影的特写镜头一

样，那个“猎物”的光点，一下子放大几倍，又出现在冯部长的眼前。

“好！”冯部长不禁喊出声来：“咱们的‘猎字一〇〇号’不吃这一套！”

“防潜弹准备！方位，左舷三十度。距离，四十链。”指挥舱里舰长下了命令。

“放！”

一瞬间，从舰尾几乎是同时地射出二十多条火龙。先是向舰首上方跃去，后又在不久的海面钻入水底。顷刻，一个庞大火网从海底到水面形成。防潜弹先后爆炸着，海面沸腾起来，好似开了锅一般。

海底，那只“黑鲨鱼”刚想掉转屁股溜走，已经晚了，什么精良的装备和高速度也救不了它的命。一颗防潜弹狠狠地插在它的腰间。“黑鲨鱼”象一支被折断了的雪茄，晃晃荡荡地插进海底的泥沙里……

海面上，我护卫舰胜利返航。

头顶上，我们的几架银亮的战鹰掠空而过。一声长啸，和舰艇的汽笛呼应着。这声音震撼着大海，震撼着长空，在海空之间回荡着。……

冯部长抚摸着“猎字一〇〇号”的机身，心中无限兴奋，不由地想起了试制“猎字一〇〇号”心脏分机的八〇四厂的工人、技术人员。

他打开舱门，踏上了甲板。虽是风浪大作，涛声震天，却依然可以听到战士们自豪、兴奋的交谈声：

“‘猎字一〇〇号’这双眼睛太灵了！有了它，咱们舰艇

更是如虎添翼啊！”

“这可得感谢工人同志们！”

“要是咱们的舰艇全装上‘猎字一〇〇号’那该多棒！”

冯部长听到这里，心里更是激动，他对战士们说：“快了，要不了多久了。工人同志们正在全力抓革命促生产，‘猎字一〇〇号’就要正式投产了！”

是啊！面对着太平洋的狂风巨浪，我们年轻的海军急需这样敏锐的‘眼睛’啊。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航，有不怕苦，不怕死，英勇善战的指战员，又有工人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毛主席关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伟大号召。

“全速前进！”舰长响亮地命令道。

护卫舰高昂舰首，乘风破浪向基地驶去。

海河，蜿蜒千里，泻入渤海，她的下游把这座城市划成两大块。当河水哗啦哗啦地流经市郊时，又猛地拐了个四十五度的大弯。就在靠河道拐弯的南堤岸边，耸立着一片高大的建筑，这就是生产“猎字一〇〇号”心脏分机的八〇四厂。

一九七〇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八〇四厂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指示，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上级党委交给的生产第一批“猎字一〇〇号”心脏分机的军工任务，夜以继日地战斗在车间。他们争分夺秒，昼夜奋战，立志要为战备工作做出新贡献。

九月的一天夜晚，在厂里那间挂着“保卫科”牌子的房间里，有两个人在激烈地争论着，声音是那么大，感情是那么激动，各不相让。

“不行！值班民兵坚决不能撤！”

说话的，是一位年过半百，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的老工人。他，中等身材，两鬓已经斑白，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着激动气愤的光。他是厂党委委员、治保主任洪祥。因厂保卫科长调走，他又暂时兼管保卫科的工作。

“我再说一遍：任务又加大了，不加强人手不行。值班

民兵必须得撤回车间去！”

这个大嗓门的是厂革委会副主任孙立清。他四十多岁年纪，额头上深深地刻着几道纹路。胖胖的身躯，穿着一身整齐的中山服。他上午到局里开会，听到“猎字一〇〇号”性能良好，在前线立了战功的喜讯，心里甜美得象是吃了二斤蜜，甭提有多高兴了。当领导决定再增加五十台心脏分机生产任务时，他毫不犹豫，满口答应。在回厂的路上，他仔细盘算着，感到一下子又增加五十台的任务，人手吃紧了些。他把各车间的情况都想了想，大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是一个萝卜两个坑、三个坑，不能再加码了。左思右想，忽然想到每天晚上值班站岗的那十多名民兵……嗯，这是一把子生力军。他拿定主意，回厂就把那些民兵撤回车间，全力以赴投入心脏分机的生产。没料想，当他把这事刚对洪师傅一讲，就遭到洪师傅的反对，真象一盆凉水浇下头来，搞得他很恼火。

在原则问题上，洪师傅从不讲情面。他不管孙立清怎么不高兴，仍旧硬梆梆地说道：“这个理儿你还不明白呀？生产越忙，保卫工作越不能放松！”

“我多替放松了？当初决定派民兵夜里站岗，我没点头？”

“当初点头你做得对！今天你又摇头，就是错了！”

“呃！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嘛。现在厂里的形势不知要比当初好多少倍。何况，打明天起又连续要搞几个大会战，要把二百台的任务啃下来，缺人手怎么行？”

“每天只抽十四个民兵负责要害部位，会战这台戏少这

十几个人手就唱不成了？”

“一天十四个，十天一百四，一年呢？你算算！”老孙掰着手指，毫不示弱。

“说明白了吧，你是把保卫工作看成多余的了，对不对？我问你，不要保卫工作，把站岗的民兵撤掉，一旦出了事，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啊？”

“谁说不要保卫工作？我是说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现在这种形势，用得着兴师动众，每天派那么多人站大岗吗？”

“别忘了老赵说的，鸡养得越好，黄鼠狼越是眼馋。要是等黄鼠狼把鸡拉走了，回头再想堵鸡窝就晚啦！”

他们说的老赵，是公安局的侦察科长赵群。他是接受了保卫心脏分机生产任务来到八〇四厂的。

“嗨！”孙立清不以为然地摆摆手：“他刚来厂几天？不了解咱们厂的情况，什么狼的虎的？这民兵还是撤了吧！”

“党委决定下来的，坚决不能撤！”

孙立清一看硬说不行，转而又用商量的口气：“老洪同志，哪怕先撤这几天，忙过这阵再说，怎么样？”

“一天也不行！人手不够我们想别的办法。”

“你这老倔头子，真是死性人！”

“你那脑袋瓜，就是缺根弦！”

“好好好，我去找老赵！”孙立清看出，跟洪师傅再也争不出什么结果来了，转身向门外走去。

“就是找着他，你也得碰钉子！”

“哼，碰钉子也得说，他们都不同意，我就到党委会上说！”孙立清气呼呼地向赵群的办公室走去。一连找了几个地

方，也没找到赵群的影子，这才想起来，赵群下午到公安局汇报工作还没回来。“唉，把我都气糊涂了！”当他走到机修车间，看到那台刚刚试制成功的心脏分机外壳压型机，吸住了他的注意力，才把撤民兵的事暂时放在了一边……

望着孙立清的背影，洪师傅心里好一阵翻腾。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厂工人、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都有很大的提高。厂里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起色，特别是公安局的赵群上星期来厂后，又进一步健全了治安保卫制度，堵塞了“四防”工作的漏洞。可是，叫人心焦的是，老孙这个副主任，这一年来，学习自觉性差了，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特别是任务一重，生产一忙，他手里的舵把就打偏。说他是“生产第一”，不要政治挂帅，不抓阶级斗争，他总是振振有词地宣传他的观点：“我得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不能当空头政治家嘛！”“文化大革命、‘清队’、‘一打三反’不都是搞阶级斗争，我没积极参加？可总不能一说政治挂帅，一说抓阶级斗争，就把生产放一边不管！”他总是这样为自己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作辩解。洪师傅打定主意，抓紧时间找党委书记张慧、公安局的赵群商量一下，针对孙立清的思想问题，帮他挖出病根，来个对症下药。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象往常一样，在下中班的前后，洪师傅总要在全厂各个车间、仓库转一转，查岗查哨。他拿起那个五节电池的手电筒，锁好房门，走到院子里来。

“隆隆——”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闷雷声，他抬头望去，哦！头顶上的星星早被一团团浓重的乌云吞没。风势也明显地加大了。院里大道边宽大的梧桐树叶“哗哗”地响



着，顺风吹来一阵阵潮湿、咸腥的海水味道。

“要下雨了。”洪师傅自语道。

“洪师傅！”随着喊声，从车间里跑来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双眼睛机警、有神，身上背着一支乌亮乌亮的冲锋枪。他是装配车间的治保小组长，民兵班长小刘。

小刘对洪师傅说道：“要下雨了，看样子小不了，您就别去巡逻了。”

洪师傅说道：“呃，越是天阴下雨，癞蛤蟆越叫得凶，咱们更得多转转。”说着，从小刘手里接过一件雨衣，大步向前走去。

突然，他们俩人都听见从厂院深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又是一阵喊叫声。

“出了什么事？”洪师傅警觉地听了听，两人大步流星地向喊叫声处奔去。

“洪师傅！洪师傅！”

这是一个姑娘的声音在惊慌地喊叫。

“技术室小钱！”小刘耳尖，忙迎了上去。在厂院的灯光下只见小钱甩着辫子，气喘吁吁地跑上前来。

见到小钱紧张、惊慌的神色，洪师傅的心蓦地收紧了。

“小钱，出啥事了？！”

“洪师傅！技术室……进去人啦！”

“啊！”

一道白光夺目的闪电，撕破了厚厚的云层，划出一道通天接地的光柱。继而，霹雷在海河上空炸响，震撼着渤海湾大地。倾盆的大雨，向地面泼来……

二

“他们来了。”党委书记张慧听到了楼外的汽车发动机声，快步迎了出去。楼门外，大风夹着暴雨向她袭来，雨水立刻顺着她的短发滴在肩上。她用手掠了一把头发，注视着驶近的“北京牌”吉普车。

汽车刚刚站稳，从里面跳出一位年纪约三十六七岁身材魁梧的民警。他快步向张慧走来，步伐是那么沉稳、刚毅。

“老赵！”

“张书记！”

张慧没再说什么。赵群从她那严肃的神情中，已感到问题是严重的。

“老张，大楼值班民兵是谁？”

“机修车间的老陆。但在出事前被老孙叫回车间了。”

“他怎么？！……”

这时，从汽车里又跳下两位青年民警，一个是二十七岁的精明强干的小伙子方亮。一个是参加工作不久二十岁刚出头的姑娘陈敏。

赵群说了一句：“先看室外现场。”几个人便冒雨绕到办公楼后面，技术室的窗下。

模糊的灯光下，一位老工人正和一个青年工人用手平抻着一件雨衣，在保护现场。他浑身上下湿透了。雨水顺着他那

布满纹路的古铜色的脸膛，从满是胡茬的下巴上流了下来。见到这个情景，赵群心头一热。

“洪师傅！”他招呼着忙把自己的雨衣披在老工人身上。

洪师傅脸上淌着雨水，依然叉着两腿，手里平伸着雨衣，遮着脚前的地面说道：“这是罪犯的脚印，我怕流进雨水，用土把它圈上了。”

赵群俯下身，打开手电筒，尽管大雨滂沱，罪犯的脚印依然很完整、清晰。他果断、简短地下了命令……

方亮蹲下身来，量着地上的脚印。陈敏很快地对好了照像机的光圈、距离。在赵群的指点下，把罪犯的足迹拍摄下来。

“小钱同志，请你说说当时的经过。”赵群回到技术室后说道。

小钱这时已稍稍平静下来，她说：“我回来放东西，刚要开门，就听见里面有动静，吓了我一跳。心想：‘黑着灯，谁在里头？’我使劲推开房门，喊了声‘谁？’就见一个黑影从窗口跳了下去。我刚要上前去抓，就被横在地上的一把椅子绊倒了。等我爬起来一看，那家伙早就没影了……”

“那人的特征？”赵群用心听着，不时地询问着。

小钱努力回忆着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屋里很黑，只是在那家伙爬上窗台时，晃晃忽忽的，看见他是个中等个……”

“好吧。”赵群听罢，转过头去，巡视了现场：大办公桌的几个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罪犯似乎在抽屉里找过什么。迎面的窗户被打开。一张小方桌，歪扭地靠在屋角的保险柜上，这可能是罪犯登上窗台时踹倒的。

陈敏手中的闪光灯闪亮着，她熟练地将现场分片拍照下来。

赵群仔细地检查着被翻乱的抽屉，逐件地看着。他发现，无论是抽屉上面，还是桌面上，都没有罪犯留下的指纹。

“带手套干的。”赵群心里判断着。从罪犯有意把椅子摆在门口和事先把方桌靠在窗口以防万一的情况来看，这可能是个有作案经验的家伙。

手电筒的光束照到窗台上。忽然，赵群睁大了眼睛，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从小钩上夹下一块布条。赵群仔细看了看：布条有二寸来长，一公分宽。从布条四周的纤维状况来看，这是用力撕下来的。

“洪师傅，您看。”赵群把布条递给身边的治保主任，自己又俯到窗前，用手指摸了摸窗钩的顶端。

“嗯，从布纹来看，这是细帆布料。”洪师傅说着，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工作服。

赵群打开笔记本，将布条平整地夹在里面。

“老赵，你看看这儿。”方亮蹲在深绿色的保险柜前招呼着。赵群走过去，从方亮手里接过放大镜。

“罪犯在保险柜上下了不少功夫。”方亮指着锁眼说道。

果然，赵群看到锁眼周围有新痕硬伤。当小钱把保险柜打开后，立刻看到里面被翻腾得乱七八糟。很明显，罪犯已经打开了保险柜。

“小钱，这保险柜放的什么？”

“今天下午，‘猎字一〇〇号’心脏分机的图纸就放在这个柜里……”

这个回答无疑对赵群震动很大，他深知这图纸的重要性，他正要询问图纸的去向，孙立清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老孙，这儿的岗为什么要撤？”洪师傅很不满意地问他。

“哎！机修车间那台新床子出了点毛病，只有老陆熟悉，我就……嗨！谁想，在这个当儿就出事了呢！”孙立清没有理会洪师傅的指责，向蹲在保险柜前的赵群走去。

就在这时，听见楼外有人大声喊道：“张书记！孙主任！”随着喊声，跑进来的是烧锅炉的工人乔玉根。他神色紧张，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张书记，不……不好了……材料仓库着火了！”

“什么？”

“材料仓库着火了！”

从办公楼远远望去，一股浓烟从材料仓库里喷吐出来……